

论 习 惯 与 成 本

夏水华

(黄石理工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3)

摘要:从最常见的事情中发现了习惯与成本的关联性及其成本高低可作为习惯优劣的判据的事实;分析了习惯成本的构成和习惯的培养成本与作用成本的关系,给出了培养成本与作用成本高低组合的若干示例;按照习惯成本发生的特征,提出了离散求和、积分、求和与积分混合计算习惯成本的三种方法;在讨论良好习惯的培养成本、收益和不良习惯的作用成本、矫治成本与它的继续作用成本大小的基础上,提出了降低习惯成本的若干实用方法。

关键词:习惯;培养成本;作用成本;关系;计算

中图分类号:F4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04)04-0036-03

Research on Habit and Cost

XIA Shui-hua

(Huangsh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uangshi 435003, China)

Abstract:The relation between habit and cost is found in the most common things, and it is thought that the high and low cost can act as the criterion of superior and inferior habit. The relation between cultivated cost and acting cost of habit is analyzed, and the examples of the high-low combination of cultivated cost and acting cost of habit are given.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 of habit cost, three ways of computing habit cost are worked out, which are dispersion sum, integral and the mixture of dispersion sum and integral. On the basis of discussing the cultivated cost of superior habit, the acting cost, rectified cost and continual acting cost of inferior habit, some ways lowered habit cost are advanced.

Key words:habit; cultivated cost; acting cost; relation; computation

人们往往只把习惯放在文化的范畴中讨论,而文化与成本又被认为是不相干的,其实不然。在某种意义上,习惯决定成本高低。良好习惯降低消耗,不良习惯却制造额外成本。制造额外成本是不良习惯的共同特征。有的习惯行为单次成本较低,容易被人忽略,但其积累成本却很高,如吸烟;有的习惯行为初始成本较低,但渐次增长,成本越来越高,如赌博、贪污;更有的习惯行为制造的额外成本高达数十亿乃至数百亿元,如重大事故、决策失误、SARS等,更不用说人口生育习惯产生的不可估量的社会成本。

不良习惯的成本付出得到的往往不是收益回报,而是连锁式的更大成本的付出。习惯成本有的可以经济量来计量,有的则是用身体和精神的痛苦甚至生命来支付,所以习惯成本实质上是广义的成本概念。在市场经济社会中,研究习惯与成本的关系,可以从一个新的视角去考量各种习惯,引导人们主动自省,摒弃不良习惯,降低个人、家庭和社会的习惯

成本,从而形成与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相和谐的习惯。

一、习惯的分类与成本计算

(一)习惯的分类

对习惯分类有多种方法。根据习惯在不同过程中的表达可分为学习习惯、生活习惯、工作习惯、交际习惯等,其中,有的习惯行为一旦出现即发生成本,有的则滞后发生甚至滞后到人们完全忘记了才发生。因此,按照成本发生的时效特征分即效习惯和长效习惯。

表1 习惯的分类

分 类	举 例
学习习惯	阅读习惯、写作习惯、记忆习惯、运算习惯、质疑习惯等
生活习惯	衣食住行习惯、消费习惯、作息习惯、锻炼习惯等
工作习惯	创新的习惯、计划的习惯、责任意识习惯、决策习惯等
交际习惯	信用习惯、表达习惯、其他习惯等

(二) 习惯成本的构成与计算

习惯成本 C_h 由习惯的养成成本 C_c 和作用成本 C_a 两部分构成, 即 $C_h = C_c + C_a$ (1)

习惯的养成成本和作用成本是由个人 (C_{cp}, C_{ap})、家庭 (C_{ch}, C_{ah}) 和社会 (C_{cs}, C_{as}) 共同支付的, 但不同的习惯行为产生的成本三方支付的份额不同。这样式(1)可写成

$$C_h = (C_{cp} + C_{ch}) + (C_{ap} + C_{ah} + C_{as}) \quad (2)$$

家庭成员的生活习惯成本之和等于该家庭的生活习惯成本, 所有家庭的习惯成本之和等于生活习惯的社会总成本, 用下面的式子表达:

$$C_{so} = \sum_{i=1}^n \sum_{j=1}^{I(i)} C_{hperson} = \sum_{i=1}^n \sum_{j=1}^{I(i)} \sum_{k=1}^m ((C_{cij} + C_{ajk}) \quad (3)$$

式中, n , $I(i)$, m 分别为家庭数、家庭人数和个人的习惯项。家庭人数是家庭 i 的变量。

企业的习惯成本也可用类似的公式计算。企业成本过高实质上往往与管理习惯和作业习惯有关。一澡堂, 只要有一人洗澡, 4 个水龙头全开, 每日水成本达 427 元。在这里, 必要水成本与额外水成本之比为 1:1^[1]。类似的不论需要与否, 一开全开的控制方式并不鲜见, 因为习以为常, 这些习惯导致的成本增加常常被忽略了。

习惯成本具有重复发生特性, 习惯行为的重复必然导致习惯成本重复发生, 如饮酒过量致胃出血、部分官员徇私舞弊。习惯行为的重复方式有: 自身重复、代间重复和在不同地区的重复。习惯成本与习惯事件重复频率呈正相关关系。单次习惯事件成本一定时, 重复频率越高, 习惯成本也越高。

习惯成本计算的方法是由成本发生的特点决定的, 根据其成本发生特点分为 3 种类型, 它们是: (1) 离散求和型; (2) 积分型 (包括分段积分); (3) 离散求和与积分混合型。

离散求和型

$$C_{h1} = \sum_{i=1}^n C_{ai} + \sum_{j=1}^m C_{aj}$$

大量的习惯行为是离散事件。如不按规则横穿马路、随地乱扔废弃物和共餐制及餐桌上的浪费等。这些习惯的养成和作用具有离散特征, 其成本可按离散求和型计算。

积分型

$$C_{h2} = \int_{T_1}^{T_2} C_c dt + \int_{T_1}^{T_3} C_a dt$$

饮食习惯对于身体的作用、生育习惯对于家庭和社会的作用、毁林毁草、发烧式的开发建设和乱采乱挖对于资源和环境的作用, 都是长效积分的结果, 其习惯成本可用积分方法计算。

离散求和与积分混合型

$$C_{h1} = \sum_{i=1}^m (C_{ci} + \int_{T_{1i}}^{T_{2i}} C_c dt) + \sum_{j=1}^n (C_{aj} + \int_{T_{1j}}^{T_{2j}} C_a dt)$$

吸烟习惯是由初始的一支、一包吸用养成的, 消耗成本是离散式的, 但当形成心理依赖后即成习惯。既有一包包吸用产生的成本, 也有吸烟对身体和心理积分式的侵蚀所产生

的成本。因此, 这类习惯成本的计算是离散求和与积分的混合。以吸烟的习惯成本计算为例。

$$C_{hcigarette} = \sum_{i=1}^m \left[\int_{T_{1i}}^{T_{2i}} (C_{yi} + C_{di} + C_{gi}) dt + (C_{qi} + C_{di}) \right] + \sum_{j=1}^n \left[\int_{T_{1j}}^{T_{2j}} (C_{yj} + C_{lj} + C_{gj}) dt + (C_{qj} + C_{dj}) \right]$$

式中: $C_{hcigarette}$ 为吸烟的习惯成本; m 、 n 为习惯养成和习惯形成后两个阶段内时间段细分数; C_{yi} 、 C_{yj} 为第 i 、 j 个时间段内单位时间香烟消耗及附加成本; C_{di} 、 C_{dj} 为第 i 、 j 个时间段内单位时间对吸烟者身体损伤成本, 含脑体功能下降、疾病治疗和工作时间损失成本等; C_{gi} 、 C_{gj} 为第 i 、 j 个时间段内单位时间引起他人 (包括孕妇) 被动吸烟对自身和子女的损伤成本; C_{qi} 、 C_{qj} 为第 i 、 j 个时间段乱扔烟头对环境污染 (包括烟头清理、水污染、烟灰飞扬等) 产生的成本; C_{di} 、 C_{dj} 为第 i 、 j 个时间段因乱扔烟头导致的各种灾害如火灾的损失成本。

个人习惯是自身修养的表达, 或是有利于和无损于财富的积累, 或是制造额外成本。这些习惯作用于社会, 也反作用于自己。有的习惯利人也利己, 有的习惯损人不利己或是利己却损人, 有的则是既损人又害己。某些习惯成本具有代付特性, 如清理口香糖的成本就是由他人代付的。评估不良习惯对他人或社会财富的侵蚀量, 然后由行为人作出补偿应当形成一种制度。

二、良好习惯与成本

(一) 良好习惯的培养成本

教育、环境影响和个人实践是习惯培养的途径。很明显, 在就近置放痰器和铺设地毯的环境中人们一般不会随地吐痰, 可见环境创设对人的习惯的作用, 而环境创设需要付出成本。

要养成良好习惯, 行为人首先渴望了解养成该习惯可获取什么益处, 例如饭前洗手可减少肠道传染病的感染机会, 从而减少身体痛苦和疾病支出。这要求建立针对习惯培养的教育制度, 唤起行为人对良好习惯需要的自觉意识。同时提供必要的环境设施, 比如饭前便后洗手习惯的培养需要在相关场所安装供水设施, 还要有水可用。其次习惯的形成是一个反复实践的过程, 驻存大脑的时间越久, 习惯就越稳定。这需要鼓励人持续正确地使用相关设施并保持设施功能正常, 设施的毁损可能使习惯的培养中断。因此良好习惯培养成本可表达为: $C_c = C_b + C_m + C_v + C_s + C_u$ 。

其中, 习惯培养成本 C_c 、基础设施成本 C_b 、设施维护成本 C_m 、环境创设成本 C_v 、物耗成本 C_s 、教育成本 C_u 。

习惯培养的教育成本是必需的。一个对习惯的优劣具有判断力并了解与自身利害关系的人, 一般会自觉地存优汰劣。政府应从收取的环境保护费和排污费中划出一部分作为中小学生的环境习惯培养费用, 这种成本支出的前移有利于培养具有珍视环境习惯的人, 只有这样才有助于最终走出先污染后治理的怪圈。

既然良好习惯培养需要成本, 也就需要投入。遗憾的是

无论家庭、学校还是社会更愿意投资于知识的学习,往往忽略习惯培养的投入,而良好习惯培养的效益并不亚于知识的学习。培养成本与作用成本高低组合见表2。

表2 习惯培养成本与作用成本高低的关系

习惯培养成本 — 作用成本	习惯举例说明
高一低	信用、合作、创新、求精、珍视环境等习惯
低—低	吃苦耐劳、好学、自立、等习惯
高一高	奢侈、腐化等习惯
低—高	欺诈、贪污、吸毒、赌博等习惯

(二)良好习惯的收益

今天,创新是一种社会需求,但只有当创新成为一个人习惯、社会的习惯,创新的成果才会源源不断。一位名叫律蒲曼的美国画家用薄铁皮把橡皮包在铅笔笔端,为这种铅笔申请专利后将其转让给 RABAR 铅笔公司,获得 55 万美元转让费。创新成为一个人和社会习惯时的收益是可见的,各种良好习惯的收益也是可见的,不仅个人收益明显,而且社会效益巨大。创新和良好生活习惯的收益可按下列算式计算:

创新习惯的泛收益 = (时间节省) + (资源消耗降低) + (环境改善) + (身心健康) + (创造新增收益)

良好生活习惯的收益 = 疾病支出减少 + 生活成本降低 + 工作日增加 + 身心健康赢得职位晋升和加薪的机会收益

三、不良习惯与成本

(一)不良习惯作用成本

我国 1.2 亿人感染乙肝病毒的主因是不良生活习惯,据估计,其损失成本累积当不下万亿元。可见不良习惯作用成本之高昂。

现在人们购物时最担心的是价格欺诈或者买到假冒劣质商品。某消费者购买一款商品,为辨真伪,需送权威机构鉴定,若为真品则消费者自付鉴定费,若非真品则由商家负责赔偿。因信用缺失,辨识与防范必然导致各种成本的大量增加,信用习惯成本巨大由此可见一斑。

不良信用习惯作用成本是对身体和/或心理伤害的成本、资源的额外消耗和/或环境的损伤成本、时间或效率损失成本之和。

如果把计算或评估的习惯作用成本由低到高排列在坐标系中,不仅可考察习惯的优劣,而且可分辨其优劣程度。这比简单用非好即坏来判别习惯更为客观,也可以看出哪些习惯是值得倡导和可容忍的,哪些是应当摒弃的,为习惯教育提供依据。实际上,除法律规定禁止外,习惯是个人的选择,教育者能做的是帮助行为人在分析习惯成本的基础上选择习惯。

(二)不良习惯的矫治成本

“非典”期间,食用和销售野生动物的现象明显减少,酒店实行分餐制。为“非典”支付巨大的社会成本后,我国投入大量资金重构疾病控制网络,然而对习惯的改造却被忽视了,食用野生动物和共餐现象强烈反弹。直到广州确诊“非典”新病例时,人们才重新开始检讨食用野生动物的习惯。

不良习惯的作用不仅增大个人和家庭成本,而且大量侵蚀社会财富,如引起艾滋病传播的若干不良习惯。与矫治成本比较,不良习惯的继续作用成本更高。及时矫治不良习惯,可以终止其对个人、家庭和社会财富的侵蚀。

吸毒习惯矫治成本是药物成本、设施成本、时间损失成本、身心健康损失成本、信用损失成本、心理疏导成本之和。

不良习惯往往表现为顽固的意识行为,改变这些习惯需要唤醒其意识,这需要刺激。用增大个人成本的办法来矫正不良习惯,把由他人或社会代偿的习惯成本转移为行为人自己支付,是一种刺激方式。我国对超计划生育者征收社会抚养费既是对因这种习惯对社会财富侵蚀的一种适度补偿,也是一种唤醒式的刺激。支付可以是对等或不对等的,这要视刺激的强度客观需要确定。例如,“非典”期间,随地吐痰的陋习对他人生命构成严重威胁并产生额外卫生成本,因此香港特区对随地吐痰者一次罚款 5 000 港元。有的国家甚至采用超强的方式如拘役来矫治那些特别顽固的习惯。

人们往往忽视鼓励和引导公民培养良好习惯。因此,政府应当投入资金编写家庭、学校和社会公众适用的不同版本的良好习惯培养与不良习惯矫治的指导手册,利用多种媒体传授良好习惯培养和不良习惯矫治方法。

四、结论

习惯与成本存在关联性。良好习惯降低消耗,而不良习惯则制造额外成本。不良习惯成本与习惯持续的时间和重复的频率有关,持续的时间越长,重复的频率越高,累积成本也越高。习惯的培养成本与作用成本具有某种关联性。一般地,不良习惯的作用成本远高于其培养(养成)成本,良好习惯的收益远高于其培养成本。要培养良好习惯,行为人首先需要了解养成该习惯可获取什么利益,这需要在习惯成本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与良好习惯培养相适应的教育制度,注重唤起行为人对良好习惯的自觉需要意识。不良习惯往往表现为顽固的意识行为,改变这些习惯需要唤醒其意识,这需要刺激。用增大个人成本的办法来矫正不良习惯,把原来由他人或社会代偿的习惯成本转移为行为人自己支付,是一种有效的刺激方式。

参考文献:

[1]大东北.中国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R],2004-01-24.